

July 2014

A Study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 Frank O'Hara's Urban Poetics

Xiaoling Wang

Mingyuan Zh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Xiaoling, and Mingyuan Zheng. 2014. "A Study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 Frank O'Hara's Urban Po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4): pp.191-19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4/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

汪小玲 郑茗元

摘要:美国纽约派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在空间表现上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使得他的城市诗学在空间研究层面上有了新的切入点。本文以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为研究对象,从视觉空间、听觉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观察奥哈拉诗歌的空间特点,探索多维空间与都市诗歌文本的互动性关系和隐喻性模,为城市诗歌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奥哈拉; 城市诗学; 视觉空间; 听觉空间; 心理空间

作者简介:汪小玲,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电子邮箱:warbling@sina.cn

郑茗元,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电子邮箱:mingyuan_80@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2010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奥哈拉城市诗学与后现代纽约文化研究”[项目编号:NCET-10-0585]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YJA752006]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 Frank O'Hara's Urban Poetics

Abstract: As a leading poet in the New York School, Frank O'Hara's urban poetics stands out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 his poems. This feature is particularly manifested in the visual space, auditory space, and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in his poems about city, which embodies the blending of urban poetics and space theory. A study o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in Frank O'Hara's poetry helps to explore the natural isomorphism of urban poetics in a metaphoric way.

Key words: Frank O'Hara; urban poetics; visual space; auditory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Authors: Wang Xiaoling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mail: warbling@sina.cn

Zheng Mingyuan, Ph. D., is a lecturer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mingyuan_80@163.com

20世纪美国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 1926-1966)在突破线性思维,转向城市空间抒写方面展示了出色的才华。他的城市诗学思想和多维空间布局使得他的诗歌呈现了突出的空间思维范式。奥哈拉诗作中所勾勒的诸多城市空间一方面蕴含着现代诗学的表现策略和构建模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代

空间理论与现代城市诗学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彼此渗透。在这种人文视域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成为我们研究纽约派诗歌的又一个切入点。本文聚焦于空间视域下的奥哈拉城市诗学问题,从视觉空间、听觉空间、心理空间三个角度来探讨奥哈拉城市诗歌的空间维度,论证其中所折射出的哲思底蕴与诗学内涵。

一、视觉空间

奥哈拉的城市诗作在视觉上呈现出空间俯瞰的特点。他的代表作如《一首关于俄国的诗》(*A Poem About Russia*)、《距离他们一步之遥》(*A Step Away from Them*)、《简在家里》(*Chez Jane*)常常与笼罩在“城市镜像”之下的梦想欲望、记忆片段等无形的生命感知相联。正如“那片云朵轻轻地被银灰的飞行器拽走”(Allen 72)一般,诗人喜欢通过戏谑的文字游戏和高度的视觉艺术对都市生活进行肆意的语言描绘和场景镶嵌,以完成他“一人主义”基调下的“即席性写作”(Hoffman 96)。他随手写下的诗行就像画家未完成的草图,以视觉空间上的破碎感验证着当代都市“生命姿态”的多义性和隐喻性。由视觉位移承载的空间变换信息在外化的主体意识中保持独立,形成一种奇特的具有放映机功效的视觉画面,不断呈现在奥哈拉笔下嘈杂混乱的都市物化空间(如华盛顿广场、大剧院、公园等)中,并以片断、无序的方式运转在现代城市诗学的意识屏幕上,展示出一个个视觉平面。“当你在时代广场的时候/一瓶漂白剂/使你错过了空中的蔚蓝/抑或是一杆指挥棒/让人如同见到/几个女人抱着手臂躺在草坪上/尸体悬挂在采石场 树叶、石油/经过无声的风车/隆起后喘息/稻草屑飘起在车道/钻进你的帽子并落在你的头上/一切都是正常的模样”(198)。这首诗在视觉上唤醒了人们对都市生存空间的感知,同时试图在人的印象空间里复现这一空间:广场、草坪、采石场、车道……这些都是对当下生活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场所进行的知觉感悟与记忆体验,它们在可被“看见”的外景和内景中竭力追寻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我们将得到拥有我们希冀的一切”(114)。

研究表明,奥哈拉的《致一位画家的诗》(*Poem for a Painter*)、《诗人》(*Poet*)、《我为何不是画家?》(*Why I am Not a Painter?*)、《欢乐颂》(*Ode to Joy*)等诗作均是由外景开场,中途才转向都市丛林中的建筑地缘物,最后又以人性异化的日常生活体验结束:“这一天怕就要这样相安无事地度过了”(198)。这种与现代视觉艺术合拍的内外空间切换不但体现了人类“自我生活”的诗意栖居状态,还凝结了现代诗学对当下城市空间诗化

记忆的质疑和拷问,也将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在”或“不在”的生命体验意义相关联。更重要的是,奥哈拉也曾坦陈自己就是寓居于现代都市构筑的“城市空间”内的,而他的创作过程在知觉上其实也只是一种记录灵感碎片的可见形式而已(Gwynn 51)。在他的文本世界里,诗人自我的听觉(音乐等)、视觉(建筑物等)、触觉(柔软等)、嗅觉(腐朽等)、感觉(孤独等)缠绕在一起,建构出城市文明标志性符号的隐喻性框架。诗人再将这些零碎散漫的思考、谈话、记忆和感受按照不同主题的分类,组合为一个可供随时记录的“大文本”,以期专门用来揭示和体现奥哈拉对城市生活悬浮状态的空间关注和心灵体验:“我们的确陷入困境,平躺着/双脚向着太阳,面孔/在无边的黑暗中逐渐隐没”(158)。这种内外观点的游移不仅仅是奥哈拉城市诗学所凸显的一种生活化的救赎策略,也是美国纽约派诗人推进自我心灵之旅的一种生动性写照。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视觉景观在读者的视野中是一种都市现象,而在诗人的审美世界里却有着超验的终极价值。例如,《同性恋》(*Homosexuality*)、《在医院》(*In Hospital*)、《喜欢》(*Like*)中的都市空间镜像(歌剧、公厕、火车站、医院、街道、电话)因其独特的反射视角和过滤功能而成为一个强化空间生活体验的城市精神内核,不仅层次感强,而且意义丰富,包罗万象。这个以“都市现实”为媒介的“现象镜”在奥哈拉的城市诗学中是一面都市物态风景与人类存在意识互相投射的“双面镜”,使我们透过镜子里的虚像看到了一个被剥开了表层的内在自我。奥哈拉作品中的纽约城常常像一道能够让视觉冲击力变得无能为力的“冷风景”,当它的光与影褪色,建筑地缘街景会突然地转换乃至消失——“飘至我无法抵达的地方”(129)。从视觉上讲,物态光影是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导示图,从局部和整体两个维度展示从平面空间向立体方向延伸的运行轨迹,其间多姿多彩的城市意象在不停地直射、投射、反射中被定格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城市体验和视觉记忆中:“我总在凝视远方/或者又一次看着/那些已经放弃我的东西/这让我永不宁静/那让我不开心/但是我无法使之静寂”(131)。这种追随诗人内心前行的城市抒写在片断性和模糊性的城市印象中突出了主观体验的诗意性效果,散发出独特的层次感、

光泽感和透明感,透射出现代都市的人文情绪,暗示了以城市品格为推动力的“另类空间诗型”的建构(Lefebvre 77)。

由此可见,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视觉空间铺展本质上是诗人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折射出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况。诗人作为生活中的追梦人,试图建立梦幻或寻觅梦境,却难以抵御逻辑链条的断裂感和城市生活的碎片感。于是诗人以诗作将城市碎片一一收集,并透过语言的帷幔,展示出一个外部现实与内心体验互为镜像的多维世界。城市景观在这一镜像世界里透过其“虚像”效果而直指都市人的心灵,暗示出奥哈拉城市诗学在视觉空间上的内涵和方向。

二、听觉空间

在奥哈拉的城市诗作中,“声音”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它能赋予城市空间以存在感。奥哈拉曾直言:“我相信我的闲聊诗作不是那种纯思辨式的写作,它们所唤起的城市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空间概念,而是一次与时间有关的关于都市生存镜像的现代式悖论”(qtd. in Perloff 119)。《音乐》(*Music*)中嘈杂刺耳的喇叭声和钢琴音传达着物化城市的隐含欲望,唤醒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生存感受:“仿佛一架钢琴的音锤,[……]在所有五彩斑斓的灯光闪亮之前,我的梦但愿有益!”(Allan 132)。城市的精神状况、空间尺度、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奥哈拉的诗中通过声音传递,透过声音的回响证实其存在。在奥哈拉的诗作中,现代纽约城飘荡着人们精神的碎片,《恋尸狂颂》(*Ode On Necrophilia*)、《圣塞西莉亚日颂》(*Ode On Saint Cecilia's Day*)的听觉空间里充斥着纽约人对生活的厌倦和对现实的无奈:“它叹息着/似一把爱无法搜寻的竖琴/记忆/没有对称/消极且糟糕”(136)。现代乐器演奏的是生命的自然状态与工业社会的冲突,标识出都市人群的人生体验和情感世界,“声音”也因此而成为具有标识意义的城市符号。在奥哈拉诗中,城市街道所特有的弹唱声、叫卖声、车轮声、广告声、收音机里的广播声、歌剧声等所代表的是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反映出机械文明下的城市生活与诗人的审美追求既共鸣又背离。在奥哈拉看来,城市文明重绘出一幅“速度之美”

的版图,而都市的空间意象则成为穿透机械之光、摆脱历史外衣制约的最有力的新诗素材(吴治平163)。“纽约城”作为诗人奥哈拉钟爱的极具现代化都市文明价值的符号,其中潜藏着反映速度观念和消费意识的城市声音符号,如汽笛声、火车声、地铁声、喇叭声、钢琴声、歌剧声等,都是诗人灵感和快感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奥哈拉也将城市诗作的抒写视野深入至城市文明的隐秘空间,关注被异化的人性和普世的关怀。就像诗人自己在《走着去工作》(*Walking to Work*)中所一再发问的那样:“如果我/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是完整地感到困惑/在我黎明的双眸里/谁又从无足轻重的人那里无所挽救呢?”(158)。在《1951》中,奥哈拉对文本视听空间的营造多是由工业化意象到情感意涵的直接转化和共同置放而企及的:“所有的屈服都投向/众明星和闪烁他们名字的灯光牌。/[……]/这严肃的声响/这任务的恐惧。/这一切对我如此美好[……]”(161)。凝视都市人生万象的姿态对典型城市意象做了拟人化的分解与处理,诗行里一天的“都市生活”——“辛苦地劳作”(142)——便是纽约人一日奔忙的现代缩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心》(*My Heart*)里,看似关联松散的听觉空间客体如哭声、电影里的音乐、大剧院里的戏剧等被并置,呈现出听觉空间的瞬间姿态,也是对都市人心灵空间进行的观照和抚慰,“我的心——/你无法算计这颗心,但是/它里面最好的一部分,我的诗,是开放的”(133)。在这些意象性的提示和声源性的观照下,我们不难悟出奥哈拉城市诗学在听觉空间上的文化维度和意义深度。

在奥哈拉城市诗歌的听觉空间里,人们彼此关联,既交换物质、欲望,也交换历史和记忆。纽约城仿佛是一个因为“声音”而存在的城市,杂糅了各种声音,如枪声、炮声、雨声、风声、钟声、鼓声、铃声、机器声、鸟声等。同时,它也成为人际交往发生的一个域场,是“你”和“我”彼此交融的地方:“你的心/我的第二故乡/是击打着的舞步/和所有音乐中/最澎湃的血液”(63)。尽管现代都市本身就是众声喧哗的人际交往场所,但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猜疑依然阻挡着人们坦诚的交流和彼此的呼应。诗人奥哈拉试图通过丰富的听觉感受来激发“现代自我”的时代情结和都市现实的敏锐感受:“当音乐渐渐飘远/眼睑并未频繁眨

动/物体静若熏草/没有呼吸/也没有远方的回应”(77)。奥哈拉还以一种隐含的语境在“声响词语”如沙沙、叭叭、啧啧、嘤嘤、啾啾、啾啾等的堆积中直视冰冷淡漠的城市异化现状,以此来激发以个性与自由为目标的现代诗人对温暖且又充满归属感的城市存在的追求感,这在多声部空间精神的主调下再度烘托出城市诗学的丰富和深刻。可见,奥哈拉的城市诗歌以最通俗的语言勾勒出城市的听觉空间,揭示出都市存在的丰富内蕴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深化了城市诗学的空间效果。

三、心理空间

奥哈拉在其城市诗歌中进行了多方位的心理空间实验。从本质上说,奥哈拉诗作的心理空间如同城市涂鸦,拉近了个体与城市的距离,令其尽情地释放出心中的郁结,成为城市人群超越现代都市生疏感和裂隙感的一种空间规则与精神诉求。诗人以开放的视角,梳理着现代诗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并试图从时空交错的喃喃叙事中实现纽约派先锋诗歌对都市文化细节的想象和诠释。“啊!我太了解/我的心有多黑/与蜗牛和红果莓还有/其他深色的东西/相处我有多自在”(86)。《一首静谧的诗》(*A Quiet Poem*)、《在琼家里》(*At Joan's*)、《叫我》(*Call Me*)中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皆是以诗人的想象力为基础,遂通过心理空间的诗学导视图而建构诗歌文本中的“小世界”的。

奥哈拉诗作中的心理空间实验彰显了“纽约城”的现代生活气息,它使得这座城市的轮廓格外分明起来。奥哈拉诗中的纽约城不仅有铛铛的声响、模糊的光线、速度的体验,还有令人无奈的思想暗房和漂浮不安的心理阴影。浮动的生存空间令人屏息,这是纽约城的现代特征和时代标志。《离他们一步之遥》和《紧急时刻的思考》(*Thinking of Emergency*, 1956)中都充斥着洋溢城市时代诗情的灵性空间,让我们感觉到“我的心装在口袋里”(Allen 79),有着想要用“自我定位”(吴治平 146)的心理运动去探究都市生活内里的冲动。正是这种弥散于繁华城市外壳氛围之下的“心轮悟性”(陆扬 33),才昭示出城市诗艺的空

间美学转向和现代思维立场。奥哈拉曾经说“具体时空中的内心情境记忆是最持久的”(Hoffman 64),特殊的空间文化背景甚至可以开启遗失的都市意识记忆之门,唤醒人们对熟悉的城市场景中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和生存境况的记忆。浸润着城市力量的记忆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因为“生存空间的思想体验能够穿透记忆。久远的往事即使人亡物毁、了无陈迹,就凭跨越时空的艺术精神也还是能不断彰显出其永久的生命力的”(Leffebvre 97)。奥哈拉正是在这样的诗学空间中追忆“小我”的个体经验的。这些体验记录着他爱情、亲情乃至自然的灵性感悟,带给读者多元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反思:“城市的未来或许就是一种无聊颓废的心理状态”(迪尔 124)。

奥哈拉诗作中的心理空间往往是通过文学隐喻的手法来运营的。他以细微的情感概念击打着读者的超现实知觉力,还将“城市的空间文本”和“文本的城市空间”同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一种概念性的内隐幻象:“微风带来清凉/几乎没有声音打搅/透过我困惑的双眸/我独自孤独孑然一身/找不到一首真正的诗/如果这一切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又将如何应对?”(Allen 111)。据此,读者群对纽约城的感知印象就被牢牢地凝固在这些诗行里了。诗人一方面对纽约城的布局、街道、建筑物、雕塑、车辆、公园等外在世界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另一方面也将个体的经验通过心灵的想象力与其内心所追寻的“城市概念”遥相呼应,践行了诗歌创作的最高目标——“诗艺的最高完美目标是诗人自我心灵的想象力与潜在现实经验的物质批判相互交融转化后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Gwynn 136)。在此意义上,奥哈拉对日常世界的观察和对城市碎片的记录既是诗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的提炼,也是他在无法遁逃的现实空间里植入一个“自我心灵”的生命点。诗人奥哈拉所创造的诗意境界暗含着一个现代诗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希冀着能在诗歌的新型创作中梳理出现代都市的物象空间和精神轨迹,打造出人类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抱负和永恒追求。

奥哈拉在他的城市诗歌中呈现出的心理空间印证了当今世界覆盖都市诗潮的“整体瘫痪空间图景”(吴治平 74),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生命脆弱感,也暗合了全球后现代文学创

作的艺术属性和时代使命。现代诗歌的诗学力量正在竭力冲破传统的空间逻辑,寻求着多维空间的自由抒发,这也衍生出城市诗歌中诗学表征与空间秩序的天然同构与和谐交融。

结 语

综观而论,都市空间是美国纽约派诗作的文学域场,诗人奥哈拉对城市多维空间的揭示实现了文本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翻拍”。文本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使得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呈现出强烈的都市意识和时代气质。对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研究表明,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抒情空间作为一个由语言文字和文化潮流构成的符号体系,不但赋予城市空间以丰富的隐喻意义和主题内涵,还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都市内在品格的认知。奥哈拉的诗作体现了城市诗学和空间理论互相融合的特点。因此,从空间角度发掘城市诗学,探索奥哈拉笔下城市镜像背后的大众文化内涵和生命存在姿态极具研究意义和潜力。由此可见,城市多维空间与城市诗歌文本的关系研究将是探索以奥哈拉为代表的纽约派城市诗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和切入点。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Allen, Donald. *The Collected Poems of Frank O'Har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2.
- 迈克·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 [Dear, Michael.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Trans. Li Xiaoke,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4.]
- Gwynn, F. J.. *The Case for Poetry: A Critical Ant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 Hoffman, Daniel, ed.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 Press, 1979.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1992.
- 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4(2004): 31-37。
- [Lu, Yang. "Space Theory and Literary Spa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2004):31-37.]
- Perloff, Marjorie. *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吴治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Wu, Yeping. *Space Theor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terature*. Lanzhou: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责任编辑:王嘉军)